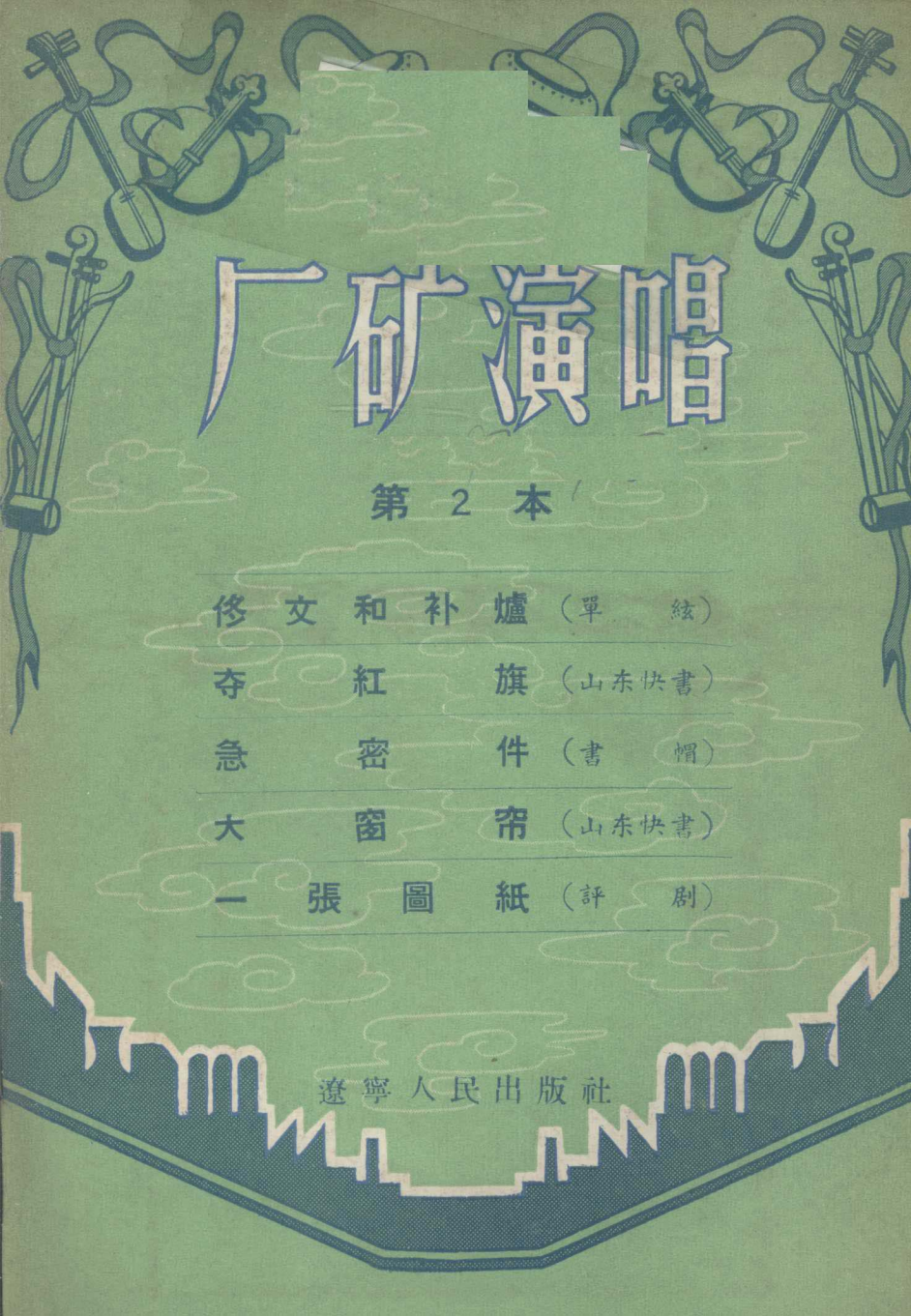




演唱礦廠

第 2 本

修 文 和 補 爐 (單 絃)

奪 紅 旗 (山東快書)

急 密 件 (書 帽)

大 窗 帘 (山東快書)

一 張 圖 紙 (評 劇)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五篇演唱作品。

“**佟文和補爐**”是描寫補爐小組長佟文和，利用冷磚補熱爐的辦法，給國家節約物資財富的故事；

“**奪紅旗**”是批判某些工人，在生產競賽中，不動腦筋、不想辦法只憑勞動熱情的工作態度；

“**一張圖紙**”是描寫青年技術工人，向落后保守思想進行鬥爭的故事；

“**急密件**”和“**大窗簾**”兩篇，諷刺了給工作造成嚴重損失的個人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

廠 礦 演 唱

第 2 本

☆

遼寧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沈陽市寧安街23號）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號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

787×1092毫米·1/8印張·26,000字 印數：1—6,102
1956年6月第1版 1956年6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10090·58

定價（4）0.11元

修文和補爐

趙福順

(單 絃)

(曲 頭)

祖國的建設飛躍發展，
工人們勞動熱火朝天，
王崇倫創造萬能工具胎，
張明山發明反圍盤。
唱一段修文和的高溫補爐法，
模範的美名到處傳。

(數 唱)

說的是石油六廠，
有一個煤氣車間，
車間內有一座煤氣爐，
人造石油就從這裡發源。
修文和就在此爐上工作，
他是一個共產黨員。
對工作是認真鑽研，埋頭苦干，
補爐小組長的職務由他來承
担。

(太平年)

這座煤氣爐，溫度有一千三，
再加伏天的炎熱，就好比火上
把油添。

干活的都是些硬槓的男子漢，
補爐組同志們工作干的歡。
小張把修師傅叫：“咱完成任

務要提前。”

老趙說：“沒問題，超額都沒困
難，

有咱這樣的好組長，竅門它就
會不斷出現。”

老修說：“主要是咱大家擰成
一條繩，

就是什麼樣的困難都得倒在咱
面前。”

他們干的正起勁，忽聽那邊喊
連天：

“喂！修師傅你快去看看，那
邊有一組爐子，爐牆掉了几
塊磚。”

修文和一听“喇”的一身汗，
二話沒說就跑到爐跟前。

呀！這窟窿有冰盤大，停工已
有半天，

這對咱全年的生產任務可大有
關聯。

“同志們！咱大家得想想辦法，
趕緊挽救，不能誤生產。”

有人說：“這只有拆了重鑄，用
別的法子既不保險又麻煩。”

老佟忙說道：“你这想法太簡單，

壘一組爐子得花几億元，
光用的磚灰原料也堆成山一座，

咱要能想法熱爐冷補，那可是省工又省錢。”

大家齊響應，都搶着來發言：
“咱先用砂磚補補看能不能把它補嚴。”

小張說：“把砂磚用銅絲纏在鉗子上再送到爐子里。”

老佟說：“對！看看好壞，咱馬上試驗要抓緊時間。”

（蓮花落）

准备工作已做好，
帆布的圍裙扎在腰間。

小張把砂磚用銅絲纏在鉗子上，

佟文和拿起了一丈多長的鐵鉗就往里填。

他面對窟窿心里想：

我不能眼看着國家財產化塵烟！

同志們都眼巴巴的把佟師傅看，

車間主任大氣不喘，目不轉睛站在一邊。

只听得“叭啦啦”的一聲响，
坏了！原來是砂磚炸裂掉到爐下邊。

連試几次都是沒結果，
眼看着時間过了大半天。

有人說：“這純粹是瞎子點灯——白費蠟，

這是違反科學道理，怎麼你也補不嚴。

倒不如及早拆了重新壘，
省得浪費了寶貴時間。”

這時下班的鐘聲叮噠响，
同志們都灰心泄氣走出了車間。

老佟他堵不上窟窿心不死，
面對爐口反覆琢磨，忘了下班已經老半天。

眼瞅着生產受到損失沒法辦……

嘿！共產黨員怕的什麼困難！
應當從失敗中把經驗找，決不能拆了重壘浪費錢。

咱不能順着一條老道往前跑，
看看還能不能用別的办法來進行這熱爐補冷磚。

築爐的每一種原料他都仔細想一遍，
能不能把砂磚換成別的磚？

这人字磚和馬鞍磚与陶磚的性質是一样，

為什麼它能冷着送到爐里边？

何妨試用陶磚把窟窿來堵，看看这陶磚能否代砂磚。

老佟他拿定主意往外走，決定到乱磚堆中找陶磚。

（南鑼北鼓）

往前走，不停閑，

心中急，嫌脚慢，

忙把磚堆全找遍。

找出來，各样磚，

大了冲，小了換，

赶回車間忙試驗。

（法快書）

佟文和回到車間內，

准备好銅絲拿鉄鉗，

兩次三番來試驗，

模型大小不合適，老是堵不嚴。

虽說几次沒成功，

他心里倒是很喜欢，

喜的是陶磚可始終沒炸裂，

証明了陶磚可以代砂磚。

最后他又把一切工作准备好，

把模型冲的一头粗來一头尖，

拿着鉗子又送下去，

这一回他要下定决心克服万

难，把窟窿來堵嚴。

這時爐內高温好像巨獸把气喘，

呼呼呼的往外穿，

他眼眉鬍子被燒焦，

口干舌燥喘气难，

大汗珠子嘀嘀噠噠掉在爐上

面，

他还是屹立不動穩如山！

真好比要把火焰山來过，

烤得他臉如針扎疼的像刀挖。

這時間他想起國際主义战士丘

少云，

戰場的紀律遵守的嚴，

燃燒炮彈落身上，

身上燒起大火团，

他不動不叫忍着苦，

为了祖國把敌歼，

为了朝鮮早解放，

他英勇犧牲在陣地前；

人家在戰場流尽最后一滴血，

咱在后方多流點汗有何难！

想到这里他就有了力量，

睜大眼睛掌住鉗，

艰苦奋斗，吃苦在先，

这才不愧是个共產黨員！

佟文和忍着高温在等着銅絲

化，

直等到東方發白亮了天；

才听得“嘩”的一声响，
佟文和抽出了大鉄鉗，
这回再看窟窿已經看不見，
平平整整，嚴实合縫，就好像从
來沒有掉过磚。

(流水板)
佟文和補爐成功，心中高兴微
微笑，
這時間上班的鐘声叮噹响过，
同志們紛紛來到爐旁边。
大家伙跑上前去齐把老佟高高
举起，
掌声如雷，响滿車間。

有的說：“这回爐子再坏咱就
有办法，

熱爐咱也能補冷磚。”

有的說：“這一創造可是咱人
造石油工業的好經驗，
一年給國家增產節約四十多
億元。”

佟文和高溫補爐這一事迹到处
傳遍，

被选为出席全省的勞動模范。
他不驕不傲，繼續找經驗，
为的是祖國早日建成社会主义
——幸福樂園。

奪紅旗

宋建平

(山东快書)

說的是勝利紅旗紅似火，
紅旗到处英雄多；
人人爭取当英雄，
人人都想把紅旗奪。
黑老何因为沒得着旗，
心里有點不快活。
回到家里也不順气，
老婆子嘟嘟囔囔常数落：
“哟！看人家都能上光荣榜，
再不就進模范閣；
你成天起五更睡半夜，

还不是落个瞎張罗。”
只說得黑老何不服气，
拍拍胸脯把話說：
“不識字摸摸招牌板，
有空兒你打听打听我老何。
在工廠我还是小組長，
能文能武好操作。
完成計劃还不算，
月月干活都超額。
光吹你也不相信，
我明天就把紅旗奪。

我老何要沒有金鋼鑽，也不敢攬这个大磁器活。”老何大嫂一听抿嘴笑：“噢！俺方才是把笑話說。既然生產你能搞好，俺这里也把硬話說，一天三頓飯和菜，早晚回來都熱火；侍弄孩子、洗衣服，有點空俺就去上夜學，家里事你也甭挂扯。”兩個人說話之間日過午，黑老何騎車進廠不須說。單說他來到車間里，同志們澆油擦車正忙活。他三步兩步走上前，把袖子挽到了胳膊窩。轉身就把大伙喚：“來，姑娘們！”“啊！”“小伙子！”“有！”“你們說競賽為什麼？”“咱們要加速社会主义大建設。”“說的對！來，快把家什收拾好，工具、護具准备妥；

車上多澆半斤油，拾掇干淨擦閑案。合金刀早點上得勁兒，只要電鈴响，扳開閘咱就打快車，一分鐘一千三百轉兒，高速切削產量多。只要大伙加油干，紅旗就在手里握。”大伙說：“人家勝利小組干的楞啊，組長老馮總把竅門摸，過去創造過新紀錄，現如今又連把紅旗得，能干不在挽袖子，也要靠大家來琢磨。”老何說：“找竅門那可太費工，使足勁一樣干的好又多。”這一声話音沒落地，只听得噹啷啷啷電鈴响各自抄家伙。這時候，千萬根皮帶來回轉，頭上吊車如穿梭。中間排排機器隆隆响，靠北廂研磨機一個勁地冒藍火。往南看一行牛頭刨，嘴里銜着鋼家伙，

牛頭不住往前碰，
吭噹吭噹飛鉄沫。
東窗下一幫楞小伙兒，
像十八羅漢斗猴魔，
鉄錘掄的唔唔响，
震得天動地哆嗦。
黑老何又往西邊看，
喝！一群女工干的潑。
漂白工衣双緊袖，
兩根辮子就往帽子里窩。
嶄亮的零件手里翻，
活像一群蝴蝶鬧花朵。
黑老何低頭心暗想：
(白)乖乖！
今兒可真是萬國動干戈！
我老黑要不豁上干，
紅旗八成難得着。
只見他，左手一擰右手一扳，
噉兒——車盤轉的看不着。
他咬牙瞪眼使足勁，
用手送刀吃住活兒。
霎時間，只削得鉄屑打成卷兒，
飛飛舞舞冒烟火；
只削得鋼鉄吱兒拉吱兒地叫，
順着刀口噴火舌。
他削完這個削那個，
又干淨來又俐索。
他看看手表一計算，

嗯，我這樣干的還湊合。
現在干出一千六，
到點能攆兩千個。
他抽空這邊一扭臉，
唔，老馮怎麼停了車？
手拿個玩藝兒把眉頭皺，
扣扣摸摸又戳戳。
老黑心想：怎回事呢？
是出了毛病抓了“家伙”？
人都說他是好干將，
为啥今天砸了鍋？
容器盤上只一看，
呀，怎不見他干出的活。
現在已是三點鐘，
到天黑也難干够額。
他失了紅旗不要緊，
完不成國家計劃了不得。
他要是大會上挨批評，
我就是得了紅旗臉也沒處擱，
他想到這里停車間：
“老馮啊！怎麼啦？
有啥困難把你嚇？
你要是床子出毛病，
我這就幫你來拾掇；
你要是工具不合用，
我去找工具員取聯絡。”
老馮說：“不是床子出毛病，
也不是工具不適合。”

“是啥?”

“是我開動腦筋想办法，想叫產品格外多。

現在干出了三千整，到天黑能攆四千個。

檢驗員剛把產品拿過去，驗過個個都合格。”

啊！老黑听罢猛一楞：怪呀！

怎麼倒比我干的多。

他知道，就是再用上吃奶勁，也难赶上馮振德。

這時候已經天色晚，日头滾滾落山坡。

又只听噹啷啷电鈴响下了班，众工友各自停了車，

大家的東西收拾起，各自拿上吃飯盒。

一陣嚷嚷往外走，黑老何擦擦冷汗也跟着人家往

前挪。

出厂房越想越不对勁，我还得設法叫產量多。

這時候，人家回家都往东走，黑老何踢拉踢拉朝西摸。

拐弯磨角奔正南，兩眼不住緊搜索。

照着这边一打量，

嗯！一所房子門关着。

到跟前推門走進去，地下有半截鍋爐橫躺着。

老黑一想：噫！怪对勁，今夜可睡个鉄被窩。

腦袋一伸拱了進去，硬梆梆的挺暖和。

你要問老黑躺這為何事，实打算半夜起來偷干活。

皆因为晚上工廠不准進人，加班加點不許可。

咱有話長來無話短，這時候天上月淡星星多，

四下里靜悄悄的無声响，黑老何輕輕爬出大鉄鍋。

他摸摸索索往前走——走，咦！是誰把廠房點着。

奇怪，廠里這月沒有夜班呀！莫非是特務分子坏家伙，

趁着半夜來作惡。倒霉你碰上我老黑，

管保你死不能活。往前走，一听不对勁，

这里边轟隆轟隆响什麼。是，是，是，我明白了：一定有人偷干活，

你想偷偷多干點，明天評旗有把握。

想錯了你想錯了，
看看誰高和誰矮。
思思想想來到了，
隔玻璃一看，可不是有個工人

正干活。

他跑上前一看不要緊，
原來是組長馮振德。
他白天研究的刀架自動化，
能提高質量、數量三倍多。
不過還有點小毛病，
因此上級准他今晚再試作。
剛試驗成功老馮正高興，
黑老何一看可沒了轍，
還是這麼回事呀！
嗨，看起這，傻干不如家什妙，
肯動腦筋辦法多。
老馮說：“干活就得動腦筋，

別光想一鍬挖條河。

說實話，你的競賽思想不對頭，
競賽不是動干戈，
為的是共同提高生產率，
總想個人是要不得啊！
我勸你還是回去吧，
累壞了身子誰負責！
剛才我碰見大嫂子，
她在家裏急的了不得，
她說：‘俺老何咋沒影呢？
飯菜我早就準備妥，
今兒個特別炒了個苜蓿肉，
還有好酒半瓶多。’”
老何一听紅了臉：
“以後我可得向你學，
走、走、走，我的好兄弟，
你到我家里把酒喝。”

急 密 件

張懷茂 萬景玉

(書帽)

有個秘書真積極，
發放文件不拖遲。
有一天嘩嘩下大雨，
他一看手表可着了急：
唉呀！現在已經到五點咧，
誤了今天的會可了不得！
他急忙召喚通訊員：

“小崔！”
“有！”
“這有封信件非常急，
六點以前要送去，
雖然外邊下大雨，
戰勝困難是好樣的。
這是上級對你的考驗，

青年團員一定要經得起。”

小崔連說：“是是是，我一定按時送到沒差異。別說天上下大雨呀，就是下刀子我也頂鍋去。”

這秘書忙從抽匣拿出那封信，交到小崔的手里。

信上邊寫着三個大紅字：“急密件”，

當中寫着王麗華同志親啓。

不用問，這准是重要文件，要不然那能這樣急。

小崔把信裝進口袋剛要走，只听那秘書說：“你要注意！這是急密件，你可別馬虎，一定要親自交到她手里，然後叫她簽个字，趕快回來別遲疑。”

小崔說了一聲：“是！”

披上雨衣走出去。

登上自行車奔南走，

李秘書看着他后影笑嘻嘻：“這個通訊員真不錯，將來一定有出息。”

咱先不提李秘書，

單表小崔送信去。

他登着車子往前走，

直奔市郊毛織廠去。

只因為馬路正在修建，

雨水黃土合成泥。

小崔他越登越費勁，

豆粒大的汗珠往下滴。

急的他下車推着走，

唉呀呀！車圈子又沾滿了爛稀泥。

“這這這……這可怎麼辦？”

他眼睛冒火心着急。

他心想：“這信里一定是重要事，

又急又密可悞不的。

近來俺廠正在搞競賽，

工友們個个工作都積極，

保證四年完成五年計劃，

我這通訊工作也要跟上去。”

想到這他把牙一咬：

“嗯，咱倆換換班，你來把我騎。”

（白）背上肩了。

小崔他赶到毛織廠，

上氣不能接下氣。

一頭碰在房門上，

傳達室的同志好驚奇：

從那來了個小家伙，

渾身上下都是泥。

有個同志還當小孩來淘氣，

連忙說：“小孩快出去！”

小崔說：“同志，你別開玩笑，我是機械三廠送信的。請你們快找王麗華，有她一封信非常急。”（白）“我們替她收了吧？”“不行啊，這是急密件，要親自交到她手里。”傳達室同志一見不怠慢，急忙跑到車間去。“王麗華！”“哎。”

“有你一封急密件，必須你自己去拿去！”王麗華一口氣跑到傳達室，看見送信人渾身上下都是泥。伸手接過急密件，她心中著急就忘了保密啦。她把信封一拆開，啊！大家一看都驚奇。你若問大家驚什麼？原來這急密件里只有一張舞票是紅的。

大 窗 帘

遇踐知

（山東快書）

官僚主義太討厭，糟糕的事情說不完。我說這話你要不信，就听我說說這段大“窗簾”：有一個國營工廠在沈陽，論歷史也有五、六年，全廠的設備都齊全，還就是缺少那窗戶帘。那一天，上級的指示來到了，要馬上置辦窗戶帘。廠長找到了總務科，這科長一聽不怠慢，說：“有有有，是是是，

這件大事我來辦。”接着命令往下傳，傳來了一位管理員。管理員挨着窗戶量尺碼，一头晌全廠的窗戶都量完，二百個窗戶尺碼都一样，寬窄一米六，長短二米三。他把數字開下了，急忙交給了繕寫員。繕寫員干淨俐索洒脫快，阿拉伯數字寫的是又大又齊整，

他就是忘了寫小數點了。

(白)这个繕寫員他把寬窄一點六米寫了个十六米，把長短二點三米寫了二十三米，把小數點忘了寫了。

繕寫員填完了訂購單，急忙交給了管理員。管理員接過單子來看一遍，連連點頭滿口稱贊。說：“好好好，妙妙妙，你這個小伙真能干，你看看寫的又干淨來又俐索，科長那能不喜歡！”

他急忙來到了科長室，馬上交給科長看：

(白)“科長，請你批示一下吧。”

“什麼條子？”

“做窗簾的訂購單。”

“噢，拿來吧，呀！這阿拉伯數字寫的挺整齊呀！”

“是呀。”

“誰寫的？”

“新來的那個小張。”

“噢，我就知道這個小張，別看年紀不大，工作可有兩下子！好吧，批准（作蓋章的手勢），你快辦去吧！”

“科長，你還要再看一看嗎？”

“哎，怎麼那麼囉嗦呢！快到秘書科蓋章去吧！”

“是。”

緊接着訂購單就到了秘書科，秘書科蓋章往上传。

訂購單傳到行政處，

行政處蓋章沒意見。

管理員這才松了一口氣，

急忙又跑到了縫紉合作社的大門前，

交上了訂購單就往回走，

他的任務算是全完。

咱且說，第二天，

科長早晨去上班，

進屋就聽見電話响，

科長忙把那耳機子搬：

(白)“哎，那里呀？”

電話里头說了：

我是縫紉合作社，你是總務科嗎？

“對，我就是，我是科長，有什麼事你快說吧！”

“喂，我們想問問你們訂做的那個窗簾尺碼有那麼大嗎？”

“啊？你說有多大？我們是一個一個窗戶量過的呀。”

“喂，科長，你們要的窗簾是十六米寬，二十三米長嗎？”

“怎麼不是呢？沒告訴你嗎，我們是一個一個窗戶量過的！”

“喂，科長，像這麼大的窗簾我們可從來沒做過！”

“是呀，这回你們不是就做了嗎！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我們是層層負責的，啊，有啥問題首先找我，我負責。”

這一來合作社可忙了個歡。

您想想這麼大任務那能很快就做完哪！

還虧得合作社主任有才干，自力不足求外援。

他聯合了八個縫紉合作社，動員了一千個縫紉工人日夜分

班干，一連氣干了半个月，

緊緊巴巴剛做完。

緊接着合作社給工廠打電話，科長就吩咐管理員。

管理員雇了兩輛三輪車，急忙到合作社里拉窗簾。

那知道，二百個窗簾捆了二百捆，

兩輛車連四捆窗簾都拉不完！

管理員說：“哎，同志，怎麼這麼多？再雇兩輛三輪能拉完嗎？”

(白)“多少？兩輛？”

哼，起碼也得一百輛，就怕一百輛還拉不完。

叫我看還是十輪卡車能頂事，要雇三輪你雇不全。”

“來一輛卡車夠了吧？”

“一輛？哼，少了八輛沒法辦。”

(白)“哎呀！那麼多！”

“多？來八輛還得裝的滿哪，也許能對对付付一趟都拉完。”

(白)“我的天哪！那麼多，那……怎麼辦哪？”

管理員一听渾身直冒汗，想了想不請示科長沒法辦。

接着他就把電話打：

“科長，兩輛三輪拉不完哪，人家說至少也得八輛十輪大卡

車，也許是對对付付一趟能拉完。”

“哎呀，至少得八輛，看這個意思八輛拉不完哪？”

(白)“是呀，科長，拉不完哪。”

“好吧，給你外加兩輛車，我馬上就派十輛汽車去應援。”

說話間只听得汽車啤兒啤兒

(响，由遠到近越响越大突突突的响

了個歡。

你看吧，汽車排成了一溜長蛇陣，

說威嚴來可真威嚴！

汽車到合作社里拉窗簾，

科長在家里怪喜歡。

這科長躺在沙發上，

兩隻腳登着桌子邊，

他喝着茶，抽着烟，

心里不住暗盤算。

科長想：“這個工作做的真不錯，

全廠的窗簾都做完了。

回頭把窗簾都挂上，

全廠的幹部誰不感激咱。

哎，感激不感激的不要緊，

不過應該先向上級彙報一番。

對，我馬上就去找廠長，

先找廠長去談談。

(白) 噯，談談去，談談去。”

這科長出了前樓奔後樓，

找到了廠長便開言：

“廠長，報告你一個好消息，

咱們全廠的窗簾都做完了。”

廠長說：“不知做的怎麼樣？”

科長說：“整個工作很圓滿，

質量又好又漂亮，

二百個按時都做完了。”

“噢，”廠長說：“時間還不算

慢。”

“是呀，主要是督促抓的緊，抓的嚴，

要不是我督促的緊，

還不知要拖到那一年哪！”

科長的話還沒說完哪，

從門外走進了管理員。

管理員這一進門不要緊，

把科長樂的喊了個歡。

科長說：“噢，你回來了。”

“啊。”

“所有的窗簾都拉完了嗎？”

“噯。”

科長說：“好吧，你馬上找人去

卸車，

越快越好別遲延，

趁着廠長有工夫，

咱們把窗簾挂起來看一看。”

“科長，窗簾已經挂上了，

你跟廠長趕快去看看吧。

(白)(對觀眾) 看看吧，看看就

明白了。”

“噢，”科長說：“已經挂上了。

好哇，那太好了。”

科長這裡更高興了，

心里想：“這一回也該着我科

長露露臉。”

(白) 噯！他還想露臉呢！

科長說：“廠長，咱這就去吧？”

“好吧，我們都去看一看。”

這科長走在道上還緊着說，

就怕廠長聽不全。

一會兒左來一會兒右，

他圍着廠長轉了個歡。

管理員跟在後邊直盤算，

心里想：“科長說話實在不沾邊，

出了這麼大問題他還不知道，

不了解情況他竟亂發言。

不用你現在吹這個牛腿炮，

一會兒廠長看見了你就傻了眼了。”

他們三個走着走着來到了，

廠長抬頭這麼一看：

“哎喲！好傢伙！

原來是這麼大的窗戶帘！”

上邊掛在五樓上，

下邊拖到地平沿，

要講寬，這邊從樓東往西扯，

扯到樓西還沒扯完。

這一個窗帘就把全樓的窗戶都遮住，

還捎帶着把窗櫺、窗框、水泥、磚頭都蓋嚴。

(白)廠長說：“科長同志，這是怎麼回事？”

“嗯！是呀？這是怎麼回事？”

這也太大了！啊！管理員，你怎麼搞的？”

“尺……尺碼……”

科長說：“你還在那里不動彈！再打開一捆看一看。

工作一點不主動，

老得科長跟在身後邊。

廠長啊，咱這個管理員，

工作太死板，

這捆打錯了，

就不知再打一捆看一看。

這可能是合作社給裝錯了，把演戲用的幕布夾在這里邊。”

科長的話還沒說完哪，

管理員急忙走上前：

“廠長啊，我打開了十幾捆，

還試驗了十幾遍，

(白)都這麼大。”

“都這麼大？”

“哎，也都這麼寬。”

“都這麼寬？”

“嗯，我還量了量，

寬是十六米，長是二十三。”

“啊！”科長一聽生了氣！

開口就叫管理員：

“原來尺碼不是你量的？

你量錯了，你負擔！”

(白)“哎,你別着急呀,科長。

不錯,原來尺碼是我量的,可是我量的並沒有錯:

寬是一米六,

長是二米三。”

“噢。”廠長一听明白了:

“原來是漏了兩個小數點。”

(白)廠長說:“科長同志,你看這是怎麼搞的?”

“啊?這……”

科長一听不言語,

低下頭來打算盤:

“噓!真他媽八月十五云遮月,該着我科長不露臉。”

(白)噫!他還想露臉哪!

哎,這就是官僚主義糟糕的事兒一件,

給人民造成的損失萬萬千。

(根据齐書財同志小品文改編)

一 張 圖 紙 曹連榮 雅 軍

(評 劇)

人 物: 楊振武——青年技術工人。(簡稱楊)

崔笑蓮——青年女工。(簡稱蓮)

崔師傅——老工人,生產組長。(簡稱崔)

張維程——青年技術工人。(簡稱張)

崔大娘——崔師傅的妻子。(簡稱娘)

地 點: 崔師傅家里。

布 景: 一般工人家庭。有炕、桌、凳。左右各有一門,一門通外,一門通廚房和里屋。

(幕啓: 娘由廚房里出來,腰里繫着個圍裙,手上粘些白面,一邊擦着一边走,看了看鐘——剛六點,嘆了一口氣)

娘: (唱)

鐘打六點太陽下了山,

他爺倆怎麼還不回還?